世象杂谈

继续践行“亮剑精神”

蒋 萌

古代剑客们,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,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,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,这就是亮剑精神。纵然是敌众我寡,纵然是身陷重围,但是我们敢于亮剑,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,这就是我们的军魂!狭路相逢勇者胜,剑锋所指,所向披靡!——最近,荣获“五个一工程”特等奖的《亮剑》,再度成为各地电视台的热映剧目。剧中,李云龙对“亮剑精神”的诠释,不禁令人心潮澎湃、思绪万千。

所谓“亮剑精神”,实际是一种果敢意志、一种坚定信念。革命战争年代,凭借着对国家独立、民族自由的渴望,它赋予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大无畏的勇气,依靠着“抛头颅、洒热血”的无比坚毅,秉承着“没有枪没有炮,敌人给我们造”的乐观精神,中国共产党以及人民军队一步步依靠、带领广大群众走向光明的彼岸。可以说,“亮剑”首先是一笔宝贵的革命遗产。在和平发展的年代,这一精神财富更有广泛而深远的继承意义。

回顾近30年的改革开放,许多“弄潮儿”身上都有“亮剑精神”的影子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,通过艰苦卓绝的研究,常年扎根于田间地头,突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禁区,不仅成功研制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、亩产量不断提升的优质杂交水稻,而且用事实击碎了“谁来养活中国”质疑。汉字激光照排创始人王选,曾经历“天方夜谭”、“不自量力”的嘲讽,可凭借着执着与坚韧,同样实现了“有志者事竟成”的真理!袁隆平与王选,只是挑战自我、勇攀高峰、创造“中国奇迹”的典型缩影。中国的发展并无前路可寻,“亮剑精神”化作对自我、对社会、对民族的责任意识,令许许多多人锐意开拓,勇往直前!

值得注意的是,面对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,如今个别干部与领导开始“飘飘然”。公仆意识变淡,官本位渐浓;居功自傲,享乐抬头;政绩至上,短视功利;甚至为了“面子形象”,对问题睁一眼闭一眼。房价调控、行政改革、三农等问题不时遭遇执行梗阻,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某些地方、某些部门、某些领导“各怀心意”。再加上某些制度缺陷,也为渎职、腐败留下隐患!

事实上,今日的中国正处在快速转型,进一步坚定改革,实现人民共同富裕,构建社会民主、和谐、公平的重要阶段。忧患、公仆、节俭“三种意识”的提出,正是为了诫勉、警示干部队伍中出现的不良风气。“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”,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,我们更需要“知难不难,迎难而上,知难而进,永不退缩,不言失败!”

滴水能穿石,铁杵磨成针。尽管我们面临一些复杂问题,但只要有恒心,勇于付出与实践,终会取得改进实效。近年来,免除农业税、实施种粮补贴、建立城乡居民低保制度、构建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等等,已令一些民生矛盾得到缓解,让更多百姓共享改革成果。政府向服务型转变,公共权力置于阳光之下,责任与义务接受社会监督,更表明政府积极提高执政能力,努力确保党的先进性,以实际行动赢得公信力的决心。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之际,新的机遇、新的任务、新的征程正在向我们招手,我们当继续、自豪地践行“亮剑精神”!

毛泽东夜宿五台山

秦维宪

五台山五大禅处之一的塔院寺,曾是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(公元58-75年)的五台山禅林之首显通寺的塔院,寺内明代重修的释迦牟尼舍利塔(也称白塔)高达50余米,在云岚缭绕的青山绿丛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,山风吹过,塔身数百风铃悠扬作响,极富古刹雅趣。

就在这座五台山标志的千年庙堂里,留下了毛泽东的行踪。

1948年3月23日,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告别延安,东渡黄河,向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进发,4月9日,在进入山西境内已成为解放区的五台山地域时,突然天降大雪,车队无法前行。毛泽东环顾银蛇飞舞的五台群峰,不禁泛起盎然游兴,遂决定在五台山住宿。于是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人迎着漫天风雪,登上海拔2800米的鸿门岩,住进了塔院寺的方丈院。

毛泽东一行在塔院寺住了2天,当年的方丈院现已辟为“毛泽东主席路居纪念馆”。这个方丈院与北方的四合院一样,古朴庄重,因是禅房而多了点神秘感。毛泽东住过的西厢房的床铺、桌椅、洗漱用具、文房四宝按原样陈列着,房门口挂着毛泽东当年的大照片。

4月9日晚,塔院寺老方丈请毛泽东一行品尝素斋,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询问鲁智深和杨五郎在哪座寺庙里当和尚,老方丈告知鲁智深在菩萨顶当了7个月和尚,后因偷吃狗肉、醉打和尚而被放逐开封相国寺;而杨五郎的大铁棍现已为镇山之宝。毛泽东边听边大笑着讲起了梁山英雄和杨家将的故事。

翌日,毛泽东在老方丈和五台县干部张连奎陪同下,游览寺院。当他们来到文殊殿时,几个喇嘛正在整理由其他寺庙移来的残缺不全的清藏经,毛泽东指着残破的佛经,惋惜地叹道:“这么好的文物被糟蹋成这个样子,实在可惜!”他们在参观天王殿途中,毛泽东无意间看到四大天王背后被人掏了个大洞,再环视四周,发现几尊弥勒佛也少了脑袋、缺了胳膊,便问老方丈原委。老方丈痛苦地回忆了抗战期间,五台山和尚为掩护抗日军民,惨遭日寇屠杀,寺庙亦被破坏的往事。

毛泽东听毕,愤怒地大声说:“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寺庙和文物,绝不能让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!”旋又叮嘱张连奎:“你们要抓紧寺院的修复工作,加强文物保护管理,等革命胜利后可以开放,供广大人民参观游览。”

五台山作为著名旅游胜地,一年中除大雪封山,整日游人如织,烟香氤氲,然塔院寺内的毛泽东路居处却鲜为人知。我想,五台山的旅人,应该去参观那间神秘的禅房,从而了解执政前的毛泽东是如何看待佛教和传统文化的……

夜光杯

钟正修学书

顾 雄

2001年夏天,我在“朵云轩”购得一把红木折扇,想请胡考书写扇面。不巧胡考在国外,且短期回不来,他在电话里说请钟正修给你写。我没有马上接口,胡考又说你放心,钟正修的字不在我之下。就这样经胡考“搭桥”,我认识了钟正修。他在扇上用行书写李白的《春夜洛城闻笛》,起笔有力,圆婉流转,布局得当,通篇一气呵成,使一把普通扇子生发出艺术的光彩。

钟正修是书法大家胡问遂先生的弟子,他的学书拜师颇有故事性。他生于周浦镇,一天上学途中看见很多人围着看一个人在墙上写字。恰恰前一天钟正修因字写得差被老师批评,他看那人字写得这么好,实在是“心向往之”。回家后他要父母找写字的那人,他要拜师学写字。父母四处打听,终于得知那人是镇上请来写标语的书法家胡问遂,已经回上海。师虽未拜成,但从那时起钟正修就迷上了写字,除了做作业,其余时间几乎都用来练字。他的父母也被动员起来,到亲戚朋友家收来旧报纸,供他练字用。1967年,胡问遂来周浦养病,钟正修带了自己写的字去请教。胡问遂仔细看了,指出不足之处,并赠送了一本字帖。钟正修得名家点拨指导,大有茅塞顿开之感。而且胡问遂待人亲切和蔼,虚怀若谷,给钟正修留下深刻印象。他暗下决心,此生一定要拜胡问遂为师。

这个心愿于1972年得以实现。那个特殊年代,钟正修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,专心致志练书法,是一种“特殊”,而胡问遂开门纳徒,更是一种“特殊”。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量,这种“特殊”反映人生的基本态度与原则。以书道而论,书品即人品,学书先学做人。

胡问遂教学既严格又讲究方法,要求学生先读帖后临帖,读帖是为理解,有了理解才能表现。钟正修临颜真卿《自书告身》达百遍,每遍每字先生俱予分析评讲,强调法古不泥古,要“遗貌取神”、“濯古来新”。钟正修告诉我,先生临《自书告身》一帖,不下千余遍,见解极为高深。

如今钟正修耕耘在书坛上,传授书法艺术,为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尽心尽力。他说书法使他的人生变得有意义、有色彩,他为“写字人生”高兴。

书法 钟正修

偶注唐詩

陈鹏举

温庭筠《瑶瑟怨》

冰簟银床梦不成,碧天如水夜云轻。
雁声远过潇湘去,十二楼中月自明。

注:题目里的“怨”字,大抵就是一点清怨,就是诗人突然来了诗兴的由头。这首写美人在秋夜“梦不成”。其实这“成”和“不成”,是浑沌不分的。先是觉得在洞庭,后来又在昆仑山上十二楼。景致、地方都好,只是那里“雁声”“去”、“月自明”,都和美人自己没关联。这大抵就可以题为“怨”了。温庭筠是晚唐词的“花间鼻祖”,无非是凉席铺床,温庭筠是一定要写成“冰簟银床”的。温庭筠又和李商隐齐名,全诗满满的清澄空蒙,说明他决非浪得虚名。

郑畋《马嵬坡》

玄宗回马杨妃死,云雨难忘日月新。
终是圣明天子事,景阳宫井又何人。

注:这首是高官、是政治家写的诗。郑畋是名相,史书上说他荣悴如一,以德报怨。这首诗写平定安史之乱后,肃宗即位,出现中兴气象,是唐玄宗在马嵬坡果断赐死杨贵妃结果。六朝陈后主听到隋军来了,带着宠妃出景阳宫一起投井,真是不值一提。郑畋以“女人祸水”的俗论,既对李杨爱情表示了同情,又为帝王讳言,忠厚和深思,相传当时人们读了这首诗,就认为郑畋是可以为相的人才。诗中“玄宗”有作“肃宗”,“难忘”有作“虽亡”。好像比现在的选本音色字义都好些。

韩偓《已凉》

碧阑干外绣帘垂,猩色屏风画折枝。
八尺龙须方锦褥,已凉天气未寒时。

注:韩偓是李商隐的外甥,他是做过高官的。是诗人又经历过大波澜,他的诗应该不错。他大抵有两类诗,一类是有风骨的诗,有些直露。唐代渐行渐远,韩偓望不到项背了。还有一类香艳的诗,就是所谓“香奁体”,是他在姨父的道路上,走得猛了。当然也有传承了家法的好诗,这首就是。这首诗的题目是很经意的。看起来像李商隐那样随手拈来,其实就是诗意。这首诗的特征是文质彬彬。前三句是文,是味。绣帘替代了薄帷,暖色的屏风画上了摘自盛夏的花,还有灯芯草席、锦缎被褥,这些都是进入秋天的人间细节。末句是质,是诗意。因为之前浓浓艳艳的诗味,这贴切精微的诗意,在中国人的心头挥不去了。(四十六)

溢浦在何处?

周 南

9月20日“夜光杯”《中秋吟月》文中,提及白居易诗句“今年八月十五夜,溢浦沙头水馆前”,这溢浦在何方呢?

据笔者所知,“溢”系溢水的简称,又名溢涧,因源出江西省瑞昌县清溢山东麓而得名(龙开河是其别名),顺流经九江而入长江。因此,九江在晋代称“溢城”或“溢口城”,其后又称作“溢浦港”。至今该市西城区商号仍多有以“溢浦”为名者。这首诗无疑是白居易任江州(也是九江旧称)司马时所作。

我是演员啦

黄宗英

我第二天再代夜场戏,已是第四次上台了,觉得自己有点经验了,我要求别让我拿着香烟,我一时学不会,拿着碍戏。在后台,我先对着亮灯盯视,然后还请孙浩然到时候拍我一把,孙问:“为什么还要我拍一巴掌?”答:“意思是曾有人阻拦我,这就有了踉跄感。”此番上台,看得清清楚楚演员站哪儿了,也看得清大哥对我示意鼓励的目光。我还看清第一排坐了好几位刚认识的姚克、周剑云、李健吾、陈西禾等。对白戏我也接上茬了,最后我撒赖坐在地上蹬脚,把一只鞋蹬掉了,我捡回来就用鞋拍地,被轰下去时一只脚光着,一只手提搂着鞋,我听到台下有掌声。我进戏了,有下意识动作啦。

我下戏后,听说今天上职的头头顾问全来看“绿豆芽”的戏了,都说新来的姑娘才16岁,一口北京腔,声音高得震耳朵,戏很撒得开,看戏还哭。又有人说:“周剑云是为他下一步的电影选主角哩。说女主角出场第一个镜头是在大包厢里看灯,特写要不下于《埃及艳后》里的芭芭拉斯坦威那么美,剧本是师陀写的。”我不声不响卸装,看不出自己怎样会成为美艳的芭芭拉。

百衲衣

不久以后,佐临给了我一个剧本《无望村馆主》,师陀著(以后更名)。写了一群强盗,抢来一少女,少女我演,端木兰心演强盗婆。一出男人戏,就两人女角。化妆师劝我把门牙右边一只微凸的小虎牙敲掉,蓝兰姐介绍我牙医,说不要拔牙,只切下一段再钻上一段。

虎口夺宝 上海扩军

张 鏖

晚霞,映红了西天,阳澄湖畔又出现一队人影,由远而近地向我们五十二团团部走来,我高兴地放下碗筷,跑步迎上去。

“张主任,又一批新兵到了!”新兵接待站的指导员张家信同志乐得合不上嘴。面前,站着一队队热血青年,有的穿着学生装,有的穿着油污的工作服,还有几个穿花布衣服的姑娘……他们带着热情、欢喜和希望,远离了上海和亲人,来到了这抗战的前方。

从1938年春起,上海的地下中共江苏省委就动员扩兵,输送人员和物资到东路抗日根据地,支援抗日斗争。被送到根据地的女同志大都做民运工作,男同志到连队当兵或到教导队学习。到1940年六七月间,为防中途暴露危及上海党的安全,停止了向根据地成批输送新兵。

1940年,我随谭震林到东路后,任政治部宣教科长。有一天他对我说:“现在上海不来新兵了,你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派人去扩兵?”我表示赞成,并建议先派几个人去试扩。他便要我同第二支队司令陈挺研究行动。9月间,我们先派青年干事陈浩和二连文化教员叶时到上海试扩兵。他俩都是上海人,有较多的社会关系,活动能力也很强,经过10多天就扩兵20余人,都是青年男女工人、店员、学生和贫民。经过初步考察教育后,分成三个小组,各人化装经常熟、江阴送往部队。我向谭司令汇报了情况,谭司令高兴地说:“这次为打开自己去上海扩军的路子创造了经验,证明各部队都可以组织力量到上海扩军。”

在敌人盘踞的上海,在日伪眼皮底下扩军,是一件既光荣又严峻而艰险的任务,犹如虎口夺宝,需要勇敢、机智。经过思想教育,执行扩军任务的同志都表示:要胆大心细地为扩军工作做出成绩。于是,各组扩军人员日夜深入到曹家渡、小沙渡、外白渡桥等失业工人群集的地方,开展群众工作。除此之外,我们还通过串连、熟人关系之方法,使扩军伸向部分工厂、商店之中。

不久,一批批觉悟的青年投入了革命的怀抱,向抗日根据地涌来了。

每批新兵到来后,我都要逐个谈话,并在新兵接待站的教育中加以考察。这些受苦求生的青年来到革命队伍后,生活有了保障。有一次来了12个新兵,第一餐用饭竟吃掉了100碗米饭。他们普遍向组织汇报了真实思想,开始钻研革命道理。有的是初、高中学生,文化基础好,抓紧阅读革命书刊和军事知识,成长很快。

到1942年春天,我苏南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,我们东路的第二纵队编为第十八旅第五十二团。新扩来的上海兵大部分补充到第五十二团,达1000余名,为兄弟团五十三团、五十四团各输送去200多名,大大巩固和提高了战斗力,发展了人民抗日的武装力量。

当时,十八旅的文化水平,在全新四军里是比较高的,我们五十二团基本上没有文盲。在第一营里,高中毕业生就有30多名,还有个别大学生,在那个时代,是很了不起的。他们唱歌,出墙报,成立小皮球队,写诗歌、小说,画漫画。一到宿营地,就把墙报挂起来,使部队文化生活十分充实。

十日谈

新四军中上海兵

明日请看《我扛过的重机枪》。